

工农兵曲艺演唱集



拦车

LAN CHE

河南人民出版社

拦 车

——工农兵曲艺演唱集

周口地区文教局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大老葛（山东快书）

.....项城县文教局创作组（1）

拦车（山东琴书）

.....扶沟县文化馆创作组（15）

老支书赴宴（山东琴书）

.....陈连忠（23）

刮白芍（快板书）

.....太康县常营公社靳志强（33）

高大伯（山东快书）

.....钟 鸣（40）

赞菱园（山东琴书）

.....项城县文教局创作组（54）

二大娘（相声）

.....太康县杨庙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王光照（65）

夸闺女（歌表演）

.....钟 鸣（73）

十学小靳庄（天津快书）

.....扶沟县城关镇团结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77）

“赔情店”（山东快板）

.....周口镇文教局创作组（82）

高大娘（小戏曲）

.....沈丘县北杨集公社业余创作组（90）

大老葛

(山东快书)

项城县文教局创作组

说的是运输公司有位大老葛，
今年已经五十多。
一米七三大高个，
手一伸层层老茧好似两把大钢锉。
葛同志名叫葛志宏，
他爱说爱笑挺活泼，
同志们都喊他葛快乐。
葛快乐解放前可是不快乐，
他祖祖辈辈受剥削。
大老葛从小当童工，
十三岁就跟着爷爷拉板车。
四七年参加革命入了党，
五〇年抗美援朝还出过国。
他现在运输公司当司机，
开的是解放牌的大卡车。
这一天大老葛出站去运货，
到“五·七”林场拉苹果。

正是八月中秋天，
雨后初晴还怪热哪。
汽车奔驰在林荫道，
风送谷香甜心窝。
观不尽祖国山河的壮丽景，
听不完批林批孔的跃进歌。
大老葛脚踏油门速度快，
想的是为革命多拉快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从“五·七”林场到火车站，
八十华里中间有个小店能歇歇脚。
大老葛往返一趟又一趟，
这一天拉了六卡车。
还剩下最后一车货，
这时候万家灯火齐闪烁。
月光下车轮沙沙迅猛跑，
见一人路旁拦汽车。
这个人一边摆手一边喊，
扯破喉咙直吆喝。
只因为汽车速度快，
喊叫的什么可没听着。
大老葛心中暗思量：
这个人可能有急事拦汽车。
莫非是中途有病上医院，
再不然进城开会想乘乘车？

阶级弟兄有困难，
帮助解决是我的职责。
你看他脚一踩手一磨，
就听得“咔”的一声煞住车。
大老葛探出头来往后看，
好家伙，把那人撇的足有半里多。
月光下那人摇摇晃晃往前跑，
活象个半截水缸装俩脚。
她呼嗤呼嗤喘粗气，
嘴里还不住喊哎哟。
“哎哟，是你呀！
葛师傅，葛快乐，
这一段跑的累死我。
你开车比青年还上劲，
那象是年过半百的老家伙。”
葛快乐看到那人的狼狈相，
一边冷笑一边观察，看她想咋着。
要知道拦车人是谁叫什么？
她在这路旁食堂掂饭勺名字叫个贾玉镯，外号人称马蜂
窝，旧社会当过孔家饭店的掌柜婆。
马蜂窝长着一身肥胖肉，
上磅称，得用二百斤的大秤砣。
同志们看过小说《艳阳天》吧，
她和那马凤兰的长相差不多。

走路浑身乱动弹，
那肥肉在领子一圈折几折。
马蜂窝掏出香烟点着火，

（白）“葛师傅抽一支！”

“我抽着哪！”
“换一支精装大前门吧，
别再抽那大‘白鹅’啦。
你这一天几趟够辛苦，
走，请到屋里去坐坐，
喝杯香茶解解渴。”

老葛说：“我这水壶里带有凉开水，
清凉可口解毒火。
你有啥事快快说，
我还急等着卸苹果。”

“嘻嘻！要说有事，也没啥事……”

“没事为何要拦汽车？”

说话间，大老葛开动马达隆隆响，
马蜂窝急得直跺那对白薯脚。

“哎，哎！葛师傅别着急，
我的话，肚里装着半截还没往外说咧。”

（白）“快说吧！”

“今天是八月中秋节，
请你到饭铺里面把酒喝。”
说着话就往车上爬，

一只手直往篓里掏苹果。

大老葛关住油门忙吆喝：

“马蜂窝你想干什么！”

这苹果一个也不能动，

国家的财产不允许随便乱拿偷偷摸摸！”

马蜂窝碰了个硬钉子，

装腔作势撇着嘴说：

“哟，葛师傅的原则性可真强！”

哼！俺这是试试你个大老葛。”

她心暗想：不怕你大老葛论的真，

依我看你是个傻家伙。

现成的酒菜不去吃，

宁愿喝水啃干馍。

人生在世图什么，

还不是吃喝穿戴图快活。

自古万物钱为首，

有钱能使鬼推磨，

孔圣人还为金钱苦奔波哩。

这都是马蜂窝的心里话，

可她一个字也没敢往外说。

这时她手扒车门咧嘴笑，

“葛师傅，葛快乐！”

你听她叫得多热火。

“师傅！请到屋里喝一盅。”

“谢谢！司机行车不能把酒喝。”

“哎哟，怕什么，论开车你可是老手老胳膊。”

“这是行车纪律，司机坚决要遵守。”

“那，那不喝酒，

就尝尝我烙的薄焦馍。”

“对不起，我牙口不好，

别让焦馍扎住了嘴，

吃到肚里也不舒服。”

马蜂窝颗颗炮弹都瞎了火，

看样子她还在继续想对策。

大老葛有如磐石车上坐，

正思索如何来把这条毒蛇捉。

今天碰上我大老葛，

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装的啥毒药。

大老葛施了个欲擒先纵的诱兵计，

好似那瓮中把鳖捉。

（白）“马蜂窝！”

“葛师傅，

看样子对我有意见哪？

你想想，给你好烟你不吸，

准备好的酒菜你不吃喝。

这真是光想巴结沾不上，

想托你办点事情更别说。”

“哈哈！”

大老葛一阵朗朗笑，
朗朗的笑声震山河。
这笑声只震得夜猫子无处躲，
只震得树叶片片往下落。
这笑声显示出工人阶级多豪迈，
这笑声蕴藏着对资产阶级斗争有策略。
大老葛绘声绘色把话讲，
句句话儿很幽默。

（白）“马蜂窝！”

“葛师傅——”

“俺车队天天从你这门前过，
谁是啥样的脾气还不摸！
打交道并不是第一次，
有话你就照直说。
有啥事情只管讲，
俺大老葛办事决不为吃喝。
你没看俺的时间紧来任务多，
卸完货还到政治夜校把理论学。”
一派话说的马蜂窝心高兴，
只喜得两只眼睛眯缝着。

“葛师傅，俺有个小客去走亲戚。”

“走亲戚？”

“哎！今晚想乘乘你的车。”

“到哪去？”

“他姨姥从西安来电报，
病很重，急等我配的药。
明天一定得送到，
想赶上夜间那次特快车。
这孩子头一趟出远门……”

“没关系，快上车吧！”
这可忙坏了马蜂窝。
从屋里领出一个年青小伙，
手提黑色提包白拉锁，
只装得鼓鼓囊囊象“罗锅”。

马蜂窝慌忙作介绍：

“这是你开车的师傅葛大伯。
这些东西都带上，
到车站您爷俩好好喝一喝。”
暂不讲汽车啥时上的路，
咱回头再说说大老葛。
他手扶方向盘，
脑子在思索：

为什么白天车多他不坐，
单等着夜晚拦货车？
这地方，车来车往我很熟，
马蜂窝的情况我了解过。
解放前开饭铺，
对徒弟苛刻又凶恶。

土改时划成小业主，
五三年改嫁到这儿落住脚。
明着说合作食堂干工作，
尽干那拉拢腐蚀胡吃喝。
大老葛越想越恼火，
恨不得马上把他撵下车。
又一想阶级斗争很复杂，
遇事冷静要沉着，
我先盘间盘问这个小家伙。

“小伙子，你和马蜂窝啥亲戚？”

“她是俺表姑的叔伯妹妹俺表姐的婆。”

大老葛一听很可笑，
这叫驴尾巴上吊棒槌，
棒槌上再拴个大秤砣。

“小伙子，你姓啥名叫啥？”

“在哪个地方干工作？”

“我姓王叫铁锁，
在机械厂里干钳工活。”

“你们车间生产啥产品？
使用的机器咋操作？”

“我，我，我才进厂没几天，
生产上的情况还不摸。
又加上最近害了一场病……”

“不用说钳工的技术你还没学过。”

（白）“对，对！”

大老葛没问上几句话，
已经是网包兜猪露蹄脚。
这时他一手扶着方向盘，
一手去把提包摸。

小家伙心里猛一惊，
忙从大老葛手中夺。
又掏烟，又点火，
嘴里不住叫大伯。

“这东西碍事我拿着，
别影响大伯开汽车。”

小家伙话音带有几分怕，
两只手还有点打哆嗦。
大老葛看在眼里记在心，
事情已明白差不多。

大老葛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
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天天学，
才能把好方向盘开好革命车，
要反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
非要把这个马蜂窝戳！
想到此他心中燃起一团火。
前边来到检查站，

前进中来个急煞车。
这小子抱着提包正打盹，
当一声把他的脑门磕，
撞得象个小蒸馍。
他捂住脑门直哎哟，
嘴里还不住叫大伯。

（白）“大伯咋不走了？”

“加点水。”

大老葛提着水桶进了院，
小家伙揉着疙瘩下汽车。
抬头看见个大木牌，
巍然屹立路旁棚。
上写着“停车检查”四个字，
月光下看得可清楚。
就好象井拔凉水头上泼，
从头顶一直凉到脚。
这小子作贼心虚正发愣，
耳听有人把话说。

（白）“走！到里边检查检查！”

这声音听着可有点熟，
扭头看是市管会的赵清波。
这小子拔腿就想跑，
大老葛伸手抓住他的右胳膊，
他挣了两挣没挣脱，

吓得他浑身直哆嗦。

“走！把你的东西都拿着。”

室内电灯下，

老赵出示了检查证，

依照规定检查了这个家伙。

提包里装的是大批合金刀，

谋取暴利贩私货，

投机倒把赃证俱在，

这小子头冒冷汗无法辩说。

现在咱再话说马蜂窝：

只见门前光柱闪，

开来了两辆三轮摩托。

民兵从车上押下来一个人，

还有搜查出窝藏的赃物足有半汽车。

大老葛横眉怒目把话说：

“马蜂窝，你这个资产阶级的蛀虫，

投机倒把、拉拢、腐蚀、破坏无恶不作，

妄想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赵清波严声厉色：

“马蜂窝偷运禁品想干什么？”

（白）“快说！”

马蜂窝一看阴谋被揭破，

就好象干粉条扔进了开水锅。

她突然装疯又卖傻，

躺在地上直撒泼，
玩了个老牛大憋气，
喝！嘴里还直吐白沫。
气坏了在一旁的大老葛，
大老葛一声吼：

（白）“马蜂窝你别装疯卖傻，
休想把我们蒙骗过！”
话锋一转指向王铁锁，

（白）“王铁锁，”

“唉，”

“党的政策你知道吗？”

“知道。”

“你说说。”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还不赶快坦白揭发马蜂窝，
与她划清界线将功补过。”

“我害怕不想干，
马蜂窝却一个劲地唆使我。

要我再干一次，
事情办成把她的娘家侄女许给我……”

马蜂窝想整人忽地一下爬起来，
一把抓住王铁锁，

“这些事我都不知道，
领导啊，可不能听他瞎胡说。”

赵清波对民兵说：

（白）“把他们押送公社。”

“走！”

摩托，汽车齐开动，

老赵与大老葛紧紧把手握。

赵清波激动的把话说：

“葛志宏同志，

感谢你对俺的支持和帮助，

学习你的阶级斗争觉悟高。”

“噢，话可不能这样讲，

是党和毛主席教育我们这样作。

今天的事情，

给我上了一堂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课。”

（白）同志们：为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狠狠地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教唆犯，彻底戳掉那大大小小的马蜂窝！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永保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